

被文字挥霍的苦难

——论曾庆仁《虚度一生》的苦难意识

覃新菊

(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 曾庆仁的《虚度一生》用断片记录了苦难的瞬间,辩证法成就了精神的深刻,“作品的生活”甚是高贵,教给人们怎样在艺术中去亲身领略并出演生命本能剧烈涌动的一幕,其意在为处于我们这个思想浮肿、信仰真空年代的人们如何审视人生提供一种启示。

[关键词] 曾庆仁;《虚度一生》;作品的生活;苦难意识;块垒缺位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3)05-0036-03

Suffering Squandered by Words

——On the Consciousness of Suffering in Zeng Qingren's *Idling Away His Life*

QIN Xinju

(College of Literature and Journalism,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Zeng Qingren's *Idling Away His Life* recorded the suffering moments with fragments. The use of dialectics made the spirit of works profound and the life of works noble, teaching people how to taste and act life personally in art. It aims to provide an enlightenment of viewing life to the people living in such a times with swelling thoughts but empty faith.

Key words: Zeng Qingren; *Idling Away His Life*; life of the works; consciousness of suffering; the absence of indignation

知名青年评论家葛红兵曾经发问:

美国有一个德莱塞,他可以用《欲望三部曲》来写美国人和美国梦,那么中国呢?中国是否出现了那种能理解这个时代中国人的梦想,愿意用真诚的谦虚的眼睛观察一下这个世界,真诚地反映一下这个世界的作家呢?^[1]

他论及的是中国文学与中国梦,当然不是他有先见之明,在5年前就能预料到新一届政府会将“中国梦”这样的概念意识形态化,隆重推进到社会的各个层面,而是文学表达自有它的批判精神与理

想精神。我在这里之所以引用这段与本文所要论述的“苦难意识”似乎无关的语句,其缘由来自发问的力量,只要将“梦想”这类词语用“苦难”来置换,将美国的文化背景置放在基督的苦难资源之下,我相信,所引发的思考力量丝毫不亚于前者:

西方有个基督教,把人生的苦难当做生命的常态来看待,当做原罪来救赎,那么中国呢?中国是否出现了那种能理解这个时代中国人的苦难,愿意用真诚的谦虚的眼睛观察一下这个世界,真诚地反映一下这个世界的作家呢?

收稿日期: 2013-04-25

作者简介: 覃新菊(1967-),女(土家族),湖南张家界人,吉首大学教授,文艺学硕士,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研究。

——

按说,中国人不缺乏灾难,也不缺乏苦难,然而在中国文学精神的取向里,我们不得不承认“苦难意识”的匮乏。问题是,中国文学为何缺少苦难意识和终极关怀?倒是像贾平凹、海子、刘震云、余华、老鬼、史铁生、北村他们,在苦难意识的寻觅与表达上,回归了人的生存之思,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当代文学的深刻,不至于让当代中国文学置放在全球化语境中显得那么“轻飘”。

2013年3月28日,沈从文研究专家、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凌宇先生在吉首大学沈从文纪念馆的“从文大讲堂”上,主讲“沈从文文学地位漫谈”。在他的漫谈里,似乎对余秋雨的文化散文不怎么看好,认为余秋雨的散文不过是到此一游,然后抱着一堆资料,发出隔岸观火式的忧思,脚都没打湿一下。相比之下,沈从文是浸泡在苦水里的。

我的作品浸透了一种“乡村抒情诗”气氛,而带着一份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这或许是属于我本人来源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又或许只是来自外部生命受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2]

他所搭建的人性小庙是以死亡为地基的,脆弱、飘摇,美丽得让人忧愁,忧愁它的毁灭,故事的安排上,也“都结束到‘死亡’和一个‘走’字上”(《水云》)。由“苦难”做轴线,联系起同僚曾庆仁2012年由中国华联出版社出版的思想随笔、60万字的《虚度一生——一个诗人的精神自传》两卷,文章的标题就闪现而出:“被文字挥霍的苦难”。之所以以此为题,一是相对于余秋雨对中华文化苦难的忧思、沈从文对生命苦难的体验而言,诗人气质的曾庆仁更多的是在文字世界里把玩着苦难,漂亮、精致,当然也深刻,也真实;二是来自阅读的质感,“文字脸上的屈辱”“作品的生活”^[3]“细腻精巧的笔玩诡计”^{[3]170}“隐隐约约的高度”^{[4]400}等文字一下触动了笔者的感应神经,深深感到曾庆仁是在着意用文字雕琢苦难、挥洒精神、刻写心路,然后又用文字打磨、包装,作为礼品呈现给懂他的人们。不求畅销,不求热闹,只为心灵的相通与同慨;文字成全了思想,思想也找寻到了适合它的断片句式,一旦文字成为了作家得心应手的好工具,于是,心灵的河流便如开了闸,泄洪般奔腾,滚滚洪流裹挟着诗人的身体,一并做浪涌,成为了“心灵的写作”,活生

生地表达了中国诗人艺术家自朦胧诗以来的一种精神的冒险、心智的推进。

相对于正面情绪的体验与表达,似乎在文本世界,诸如黑暗、寂静、误解、可耻、犹豫、麻木、虚无、荒谬、怀疑、幻觉、傲慢、浅薄、敏感、脆弱、痛苦、禁锢^{[3]8-12}等负面情绪,显得更加真实与可信,更能唤起知识分子同类的体验与感应。可能“欢悦”是美的装饰品中最庸俗的一种,而“忧郁”却似乎是美的灿烂出色的伴侣。忧郁的敏感,细腻的体验,常常更能感受到生活深处潜藏着的那个精深黑洞或者叫做无底深渊,而痛苦、虚无与玄妙之类的常常构成黑洞或深渊的内容,也理所当然的成为文学中常说不清、欲说还休的主题之一。我们凭借我们生活的阅历与无力回天的无奈意识,可以透过作品背面所隐藏的悲剧,见识那比表面所见出的美丽更深沉、更感动人们的灵魂脉动。以美的形式来表现善,展示悲,让我们感受到内容的恐怖荒谬如何在美丽的艺术之中糅合,渗透,然后出炉的,竟是新质:忧郁的美丽与悲剧的愉悦。

二

诗人是什么?北京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专家谭五昌教授于2010年来到吉首大学,掷地有声地提出:诗人,左手捂着流血的心脏,右手写下温暖的诗篇,是用词语召唤灵魂的人。雨果也曾谈到心中的“块垒”转化为创作的灵感:

我的灵魂里充满着爱情、苦痛、青春。我不敢把这些秘密告诉旁人,只托之以笔:哑巴朋友。我也知道作品写成的时候,可以给我带来一些进益;但是,在我写作的时候,这不是主要的问题。主要是我清晰而热烈的心中充满着急湍的波涛,辛辣的怅恨和飘忽不定的期望,需要抒发一番。^{[5]32}

在这个“虚度一生”的诗人精神自传里,我们更是深有感受,一方面,诗人,是在黑暗中诞生,又酷似光,“携带着黑暗和光明,与我心中的诗歌一起秘密地生活”^{[3]17}。另一方面,“整个国家的诗歌正在变成一个时代的笑话”,诗人迫不得已又从诗歌中“出走”,“疲惫不堪,在一条弯曲的小路上,一个人独自走着”,“是轻蔑诗歌的时代把他逼走的”,“时代的肤浅和公众的平庸是诗歌的敌人,我们又都是自己的敌人”。^{[3]41}然而,诗人依然是要痴情写作的,必然要坚持写作的,似乎胸中的“块垒”,如果没有得到释放,便会无休止地折磨主体,使其如鲠在喉,

不吐不快。

于是我用你给我的笔写诗,我在祭坛上为赞叹握住了

孤独和谷粒,我用眼睛能看到你词语的柔情,看到

你浮想联翩地躺在梦中最富于表现的位置上
我就这样看着你,诚笃地虔敬地相信你,然后
像一个舞者,舞出自己欢悦的灵魂,舞出诗中的智慧和忧虑

然后继续为你歌唱,乞求你的光芒照进黑暗的窟窿

将你镜中的名字镌刻在历史掩藏的深处,不管
那里有多少苦难,我都不能说我不爱你,不管
茫茫黑夜夺去了多少真诚与空虚,不管有多少
恐怖的记忆

需要铭刻,我都会站在风和光明之间为你祝福
为所有的在你怀抱的生者与死者祝福,让
清晨的第一缕光线和黄昏的最后一抹夕阳

将你的身体镀成金辉,并涌进所有人的眼睛^{[4]401}

夏之放教授在考察了古代典籍中多种用语的基础上加以慎重筛选之后,将导致作家艺术家产生最初的审美意象的意向性结构,即那种难以说得清楚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人生感悟状态,命名为“块垒”。^{[5]64}像怨恨、发愤、愤懑、寂寞、债务、郁结、抑郁、忧郁、不平等,都可以视为块垒的同义词语,“理性自明、德性自证与审美自得”是块垒生成的基本类型,“块垒缺位”是对当下中国文学的症候诊断,通过文学而抒发是块垒的疏解渠道。我想,所谓“虚度一生”,其含义并不仅限于生命浪掷的虚无与虚空,究其根本是一种反思的状态,是一个漫长的否定、发现的过程。也许人生本无意义,艺术的使命就是赋予它以意义,使得人生成为可能。当人生处于灰暗不明的状态中时,正是这些思想者、清醒者的痛感与爱感唤醒了近于麻木的神经,也许人生微贱又卑污,然而,我们的精神与灵魂却可以置之死地而后生,正如作家的文字世界,漂亮,精致,也深刻,也真实。

书中名言警句俯首即是,似迷宫,可探险,有嚼头。适合慢慢地品读、审读,可以也适合断章取义

地选读、挑读,可以说,每一句都可以延伸、可以拓展、可以辐射,文本处于一种不稳定的状态,那是对读者耐心与思想能力的极大考验。学会与文字相处,学会用文字管理精神,也许正是未来知识分子共同的际遇。

我们知道,文学品质的高低,不在于写什么,更在于如何写。尼采论述悲剧的诞生时有一个惊天骇俗的见解,认为艺术起源于日神与酒神的对抗与斗争,而不是和谐,繁荣则得力于“周期性的和解”：“悲剧被科学知识和科学乐观主义的辩证冲动挤出了它的发展轨道”，“只有当科学精神达到它的极限,它对普遍有效性的要求由于极限的存在而破灭时,我们才能指望悲剧复生。”“以艺术家的眼光考察科学,以人生的眼光考察艺术”。^[6]曾庆仁是另一个查拉图斯特拉,他对断片体写作得心应手,又是精神与灵魂极好的管家,“快活的忧虑”,“光明里的孤独”,“命运之神同时用痛苦和幸福两个姿势站在了那里”,^{[3]400}因此,断片记录了苦难的瞬间,辩证法成就了精神的深刻,“作品的生活”甚是高贵,教给人们怎样在艺术中去亲身领略并出演生命本能剧烈涌动的一幕,其意在为处于我们这个思想浮肿、信仰真空年代的人们如何审视人生提供一种启示。

参考文献:

- [1] 葛红兵. 中国文学与中国梦[M]//中国文学的情感状态. 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8:151.
- [2] 沈从文. 散文选译·序[J]. 读书,1982(2):112-118.
- [3] 曾庆仁. 黑暗[M]//虚度一生:1册.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 [4] 曾庆仁. 黑暗[M]//虚度一生:2册. 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2.
- [5] 夏之放. 论块垒——文学理论元问题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32.
- [6] 尼采. 悲剧的诞生.[M]. 赵登荣,译. 桂林:漓江出版社,2003:6,102.

责任编辑:黄声波